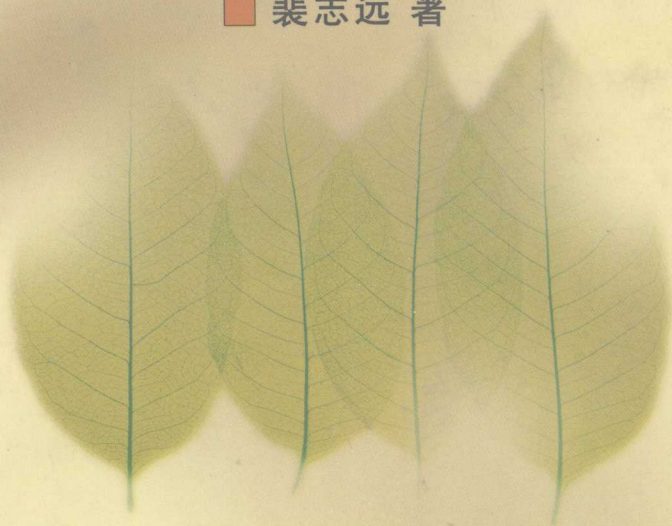


H U N F E N G W E N Y I C H U B A N S H E

志远集

ZHIYUANJI

■ 裴志远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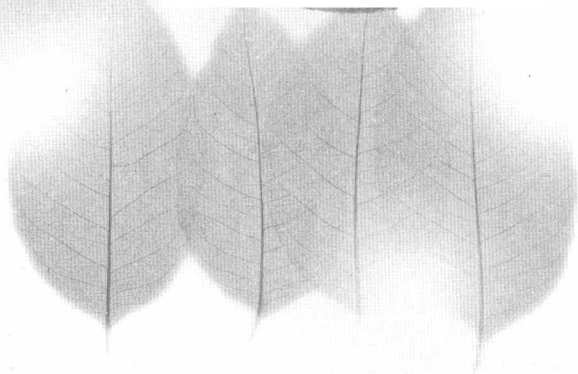
春 | 风 | 文 | 艺 | 出 | 版 | 社

I227

255

ZHIYUANJI

志远集

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

© 裴志远 2002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志远集/裴志远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2.8
ISBN 7-5313-2300-1

I. 志… II. 裴… III. 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59754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 024-23284402 23284401

E-mail: chunfeng@vip.163.com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 140mm×203mm

印张: 9.5 插页: 6

字数: 180 千字

印数: 1—2 000 册

2002 年 8 月第 1 版

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韩忠良

责任校对: 白 光

封面设计: 冯少玲

版式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25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裴志远 满族，1944年10月出生，河北省易县人，1967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计划统计系，1968年在部队农场锻炼。

1969年分配到辽宁省铁岭地区，先后在铁岭地区轻化局、燃化局、计委以及统计局工作。1980年起任铁岭地区统计局副科长、科长、副局长。

1983年调到辽宁省统计局任副局长，1998年任省统计局局长、党组书记。

兼任中共辽宁省委咨询委员会委员、辽宁省政协委员、辽宁省国防动员委员会委员、中国生产力学会理事、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、辽宁省统计学会会长、辽宁省市长协会理事、东北财经大学客座教授、辽宁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等职。

任《辽宁年鉴》、《辽宁统计年鉴》、《辽宁城市年鉴》、《辽宁企业年鉴》、《辽宁经济统计》杂志、《辽宁省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》、《奋进的四十年》等书刊编委会主任或副主任、主编或副主编。



亲切会见 (1997 年 7 月)。国家统计局局长刘洪 (左二)，与现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时任省长闻世震 (左三) 亲切见面



执法调研 (1998 年 6 月)。陪同省人大主任王怀远 (左一)、省人大财经委主任纪玉英到法库调研 (左三)



亲切慰问 (1992 年 7 月)。叶乔波 (左一)



在机房里(1997年1月)。欢迎副省长刘克崮(左二)到辽宁省统计局检查指导工作。张本勃(左四)、方晓林(左三)



电台采访(1998年7月)



电视访谈(1997年11月)

与友存照(1997年7月)。与国家统计局副局长、新闻发言人邱晓华(左一)合影留念





赴德访问(1996年11月)



系统调研(1994年12月)



学友相聚
(1992年9月)



尊老敬贤(2002年2月)。熊玉柏(左四)、张坤(左五)、方晓林(左二)、张晶(右二)、姜志悌(左一)、马艳竞(右一)



友好交谈 (1997 年 7 月)。国家统计局局长刘洪 (左四) 与时任辽宁省委常委、常务副省长、现任省政协主席肖作福 (左一) 亲切会见。省政府副秘书长、办公厅主任李怀亮 (左三) 陪同会见



继往开来 (1997 年 1 月)。从左至右为张本勃、王一华、熊玉柏、赵大中、吴芳城、胥克胜



深入基层
(2001 年 6 月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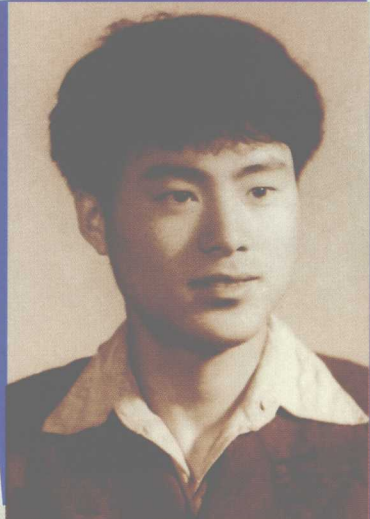


▲迎接贵宾(2000年7月)。
迎接国家统计局局长朱之鑫(左三)
和国家局党组成员、办公室主任权
贤佐(左五)到辽宁调研

▲出席会议(1997年3月)。
和张本勃(前左三)一起陪中共辽宁
省委常委、常务副省长郭廷标(前排
左二)收看收听电视电话会议

◀赴美考察(1994年10月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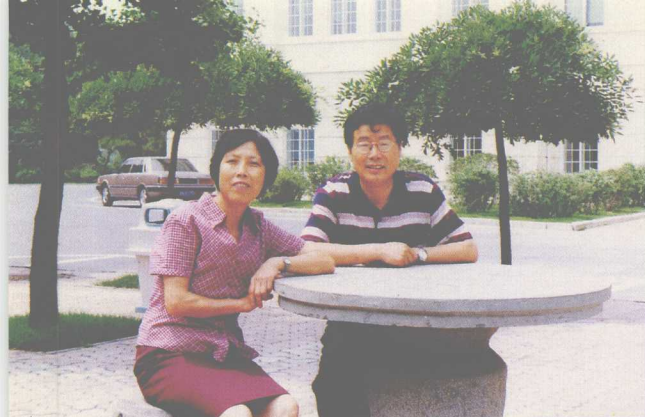
1962 年 10
月摄于大连



幸福家庭
(2000 年 1 月)。
儿媳李雪光(左
一)、夫人邹玉华
(左二)、儿子裴勇
(左三)、女儿裴悦
(左五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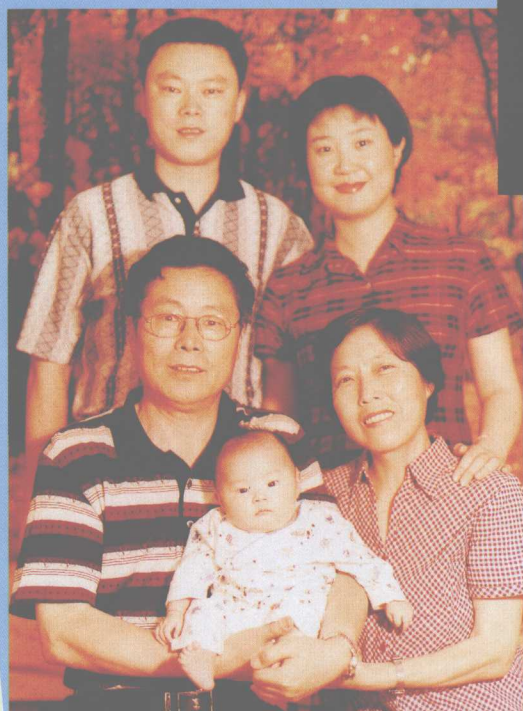
儿女情长(1989
年 5 月)。邹玉华(左
一)、裴悦(左二)



大院小憩 (2002 年 6 月)



相濡以沫 (1999 年 11 月)



天伦之乐 (2002 年 6 月)。孙女裴海涵 (前左二)、夫人邹玉华 (前左三)、儿子裴勇 (后左一)、儿媳李雪光 (后左二)

诗文千古贵情真

王充闾

据古籍解释：“序者，绪也，谓端绪也。”所谓“端绪”，亦即事物的头绪。就是说，为诗文集写作序言，应该帮助读者理出一个头绪。我觉得，最起码的是应该指出其中的特点。一部诗文集之存在价值，在于它具备了其他作品所不具备的特点。

“诗文千古贵情真”。真情实感，是文学的生命线，是衡量诗文作品品格高下的首要标准。我们翻开《志远集》，一个最鲜明的感觉，就是真情四溢，往往读着读着，就觉得有一股令人感发兴起的热流灌注全身。作品题材广泛，篇幅长短不一，形式也不拘一格，其中旧体和新诗平分秋色，各有千秋。不过，所有的篇章都体现一个共同的特色，就是前代诗人所要求的，“笔端常带感情”。在一般人印象中，统计工作是枯燥而单调的，可是，到了作者笔下，却变得发光闪亮，生动活泼。作者把其长期养成的对党的事业、对本职业工作的热爱，化作融

融爱意注入机房,把目光扫向那些在节假日仍然坚守岗位的普通工作人员,用诗行摄录下他们公而忘私、忠于职守、沉浸在工作的欢快中的场景:“当你描绘的蓝图变为实际,看到你开心的一笑,你笑的是那样的潇洒、甜蜜!”

文学界有一个说法:诗歌是拒绝阐释的。意思是,它应该是读者看了就能产生心灵的共鸣,进而出现灵魂的提升和精神的震颤,而无须借助于他人越俎代庖,帮助解读、述说。对于文学的精英——诗歌来说,这应该是起码的要求,但也是一个颇高的标准,要达到篇篇如是,一般写作者是难臻此境的。《志远集》中有些诗句,读起来觉得在纸上跳动,使眼睛顿时为之一亮。你看他是这样来歌颂统计战线上的无名英雄的:“贝多芬用七个音符创作出一代名曲,你靠十个字码把握时代脉搏的跳动!”在“轰轰烈烈的时代”,他们以“默默无闻的工作”为伟大事业献身,出色的“人生价值在平凡岗位上实现”。在这里,作者运用典型的类比,造成了鲜明、深刻的意象。

作者在写作过程中,直接面对生活实际,对劳动,对工作,对事业,对祖国的大好河山,对人间一切美好的事物,他心有所感,情有所钟,便一发而为诗,予以热情的讴歌,倾注炽热的衷情。对许多新老同志,对几乎所有的至亲,他都专有赠诗,也都是亲切感人的。因为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对象,是毫无虚饰的情感交流,所以,不会有半点虚情敷衍、矫揉造作,也不可能言之无物,无的放矢。他不是为写诗而写诗,是

“感于哀乐，缘事而发”，纯粹出于一种内在力量的冲击，发自真情实感，发自内心的激动。这类作品自然容易真切动人。有人说，诗歌在表面上看，是修辞、技巧、格律的推敲，是语言、材料、构思的组合，但最终又不是这些，而是充满个性的最深入、最真实的生活，里面注入了作者整个的情感、气质和精神。从实践中，我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。

这部诗集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，就是作为心灵的历史，这些诗作产生的跨度历时近四十年，可以说是作者从学生时代开始的几十年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，它像一部录像机，留下了作者各个时期情感起伏、思想发展的的心灵轨迹和工作变迁、征途辗转的处处履痕。历览这本近三百首的诗集，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积极进取、蓬勃向上、热爱生活、恪尽职守的知识分子出身的领导干部的内心世界。这里有正气的张扬，温情的袒露，理想的探求，胸襟的展示。诗词读过，眼前马上就会有有一个真实而鲜明的形象显现出来。这里有一首题为《笔耕》的七绝：“躲在高楼觅小诗，往来踱步陷沉思。霞光满目关不住，红杏出墙见几枝。”寥寥二十八个字，就把他正在绕室徘徊，冥思苦想，寻章觅句，却于不经意间抬眼看到几枝红杏像霞光一样照耀墙头，不禁怦然心动的心理转换过程，惟妙惟肖地刻画出来。

作者的内心世界是异常丰富的，人们一般认为从事行政工作特别是技术性较强的工作，不容易激发诗情，这也是一种误解。其实，文学与职业并无绝对的关联。创作需要技巧，

但它本身并非技艺，“诗主性情”，“性情之外本无诗”。只要是真性情，真感受，并且掌握了一定的创作技巧，就具备了作诗的条件。我国文坛上群星璀璨的杰作中，有许多诗篇出自著名科学家的笔下，就是一个显证。

这部诗集的第三个特点，是它出自一位多年从事统计工作的领导干部，即所谓“官员”之手。领导干部从事业余创作，有其特殊的有利条件。文学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可以说是人学；它所观照的是社会、人生。阅历丰富，思路开阔，视野宽广，立足点高，无疑都有助于诗文的创作，不是说“有一等胸襟才有一等文字”吗？而这一切，恰恰都是领导干部特有的优势。当然，领导干部写作也有它的弱点，比如，有些同志心态比较拘束，笔放不开，想像力、创造性相对地要差一些，等等。进行创作准备的过程，就是不断提高自身思想文化素养的过程。正如俗话说的，你要向外倾洒一桶水，就须储备下一担水。为了能够拿出真的“货色”，就得潜心向学，深入思考，力求有独到的见解，有所创造，有所发现，这对事业、对本人无疑都是一桩好事。志远同志的创作实践，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。

自古以来，从政与从文原本是统一的，每个官员不论你所司何职，董理何事，都须会写诗作文。洎乎近代，这个传统也还赓续不绝。我们翻开各地的方志，历览一些碑文，便经常能够见到地方长官很像样的诗文作品。只是到了近几十年，这个传统才几乎中断了。官员写诗作文少得多了，于是，便“少所见者多所怪”，竟至被某些人目为“不务正业”、“附庸风

雅”。说来也是一种堪悲的事情！这里有主观与客观、认识与实际多方面的原因。

就客观来讲，今天的领导干部与过去的官员相比，行业门类千头万绪，知识结构、专业技能以及干部队伍的构成，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别，不仅所面临的形势、任务不同，工作方式、生活节奏也大不一样。如果还像过去那样，要求每一个官员都必须写得一手好字，都能背诵多少篇诗古文辞，准确地掌握诗词格律，不仅做不到，而且也确实没有必要。但这样说，也并不等于赞同，作为一名领导干部，竟然可以对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一无所知，茫然不晓。因为无论从工作需要还是从个人素质提高来讲，这方面的素养都是必不可少的。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，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对于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传统，对于领导干部的知识文化修养，都极为重视，要求我们学习、掌握各种必要的文化知识，其中就包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学遗产。

从主观上说，人们的思想认识还存在着种种障蔽。受趋同心理的支配，许多同志不愿意标新立异，更不习惯于通过诗文形象地表情达意，发抒感慨，过去怕运动来了“抓辫子”，现在则顾虑逞才使气，遭致嫉妒。舞文弄墨，遣兴吟诗，在一些人心目中，似乎也不合乎一个成熟的领导者的形象要求。闲暇无事，大家聚在一起说说笑话，甩扑克、垒方城，即使是彻夜通宵，也没有说东道西的；反过来，如果有人躲在一旁，吟诗作赋，“毫端蕴秀临窗写，口角噙香对月吟”（林黛玉诗），

那就成了“异类”，就会遭人指责、议论，最常见的说法是“不务正业”。其实，这是很没有道理的。就广义而言，只要是有利于社会进步、事业发展、国民素质的提高，各种活动都应称之为正业；若从狭义上讲，既然是业余时间，那也就不存在“正业”与否的问题了。如果说吟诗作文不是正业，那么，下象棋、搓麻将是不是正业呢？

另一种思想障蔽，是相当多的同志把诗文写作神秘化、职业化了，以为那是少数作家、学者的专利，其他人不能问津，只能呆坐在一旁，以无限仰慕的目光，望洋兴叹。这真是一种误解。古代的征夫思妇、引车卖浆之流尚有诗文传世，何况今天的领导干部许多都有高等院校的学历，已经知识化、专业化了！既然更加具备了写作条件，为什么反而不能摆弄文字呢？古人说：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，又说：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”作为心灵沟通、情感宣泄的一种凭借，作为抒怀、寄志、表情、达意的一种载体，诗文与日常说话，无论从目的、作用、手段、途径哪方面看，都是基本一致的，所不同的只是表现形式而已。

当然，一些同志存在着种种思想顾虑，也并非杳无根据，空穴来风。我就听说过有些文学界的朋友对官员写作大不以为然，甚至贬斥为“附庸风雅”。我不同意这种看法。风雅，并非哪家、哪行的专利，也不是某部分人的私有财产。由于它有吸引力，要说附庸，谁都有这份资格。至于是否官员写作就是附庸，而文人写作就是正宗嫡传，那要加以具体分析，归根结